

我是怎样學習創作的

李準、宋 史等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我是怎樣學習創作的

李 準、朱 央等著
“長江文藝”編輯部編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9位青年作家寫的11篇介紹自己學習創作的經驗的文章。作者們就本身從事學習創作的體會，親切生動地介紹了他們所走過的道路：怎樣認識觀察生活，怎樣刻畫人物，怎樣結構、剪裁和怎樣使用語言。作者們也介紹了他們在學習創作過程中曾經走過的彎路，又是怎樣糾正過來的。作者們這些具體的寫作經驗，可供青年文藝愛好者和初學寫作者的借鏡和參考。

我是怎樣學習創作的

李 準、宋 央等著

“長江文藝”編輯部編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三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湖北省地方國營新生公司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2 $\frac{1}{4}$ 印張·44,000字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5,000

統一書號：T10107·14

目 錄

我怎样學習創作	李 准	1
我怎样寫“不能走那條路”	李 准	8
我学寫詩的体会	朱 央	14
生活永远是詩歌的土壤	朱 央	18
寫“百鳥衣”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韋其謙	22
在學習寫作的道路上	辛 雷	29
我的一點体会	吉学霏	33
我在學習寫作的道路上	李文元	39
我怎样練習寫兒童故事	張有德	52
我學習寫作的經過	李惠薪	58
党引導我走向战斗	王以平	62

我怎样学习创作

李 准

1955年夏天，有几个青年到我住的村子里来参观，他们顺便地要我谈一下怎样学习创作。这个问题使我很窘，因为只写过那么几篇短东西，自己也还是在刚开始学习阶段，有什么可谈的经验呢！后来我领他们去看了我们社里的庄稼。在路上他们热情地对我的小说提了一些意见，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些生活基础和认识生活的能力。因此，回到以前我给一些青年回信中，有的写得太简单，我曾担心有些青年，过早规定自己走“作家”的道路，会耽误他们的正常学习和工作，可是道理又没有讲得透徹，现在我想把这意思再谈一谈。

我开始学习写作，是在1953年。

在写“不能走那条路”之前，我曾经写过些小故事，这些故事都很短，有的只有一两千字。写一个人物，叙一件事情。我写这些东西，并没有想当什么作家，只是在工作中碰到了听到了一些问题和事情，有些问题自己想把它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譬如说：谁家的婆婆待媳妇特别好，乡里城里有什么新人新事等等。

在写这些小故事时，我总是想：“如果有人能给农民们读读就好了。”我的目的就是这样的：能够让农民们听听，笑

一笑，从笑声中來擺脫他們的落后，从笑声中認識到什么是先進。

这些故事，大多發表在地方報紙上。有一次，一个从鄉里回來的同志对我說：“你寫的东西在我們那个鄉里，廣播員每天晚上給群众讀，報紙都揉爛了，群众还是要求讀。”我听了之后，很感動，也很慚愧。在这以后，我寫东西時，總要尽量把語言弄得通俗一些。就好像我面前坐了很多街鄰，我在講故事給他們听。

直到現在，我还是非常喜欢寫簡短的小故事，差不多每年要寫几个。我覺得这些小故事对我練習寫作帮助很大。我本來極喜欢一些民間故事的洗練淳朴的語言和清楚緊密的結構，因此我在寫故事中，首先鍛煉能把一件事情說得清楚、生動。

把一件事情說清楚并不容易，特別是我們初學寫作者。我覺得这要比我們有些青年硬學着寫“一片白色的云”，“小溪淙淙的流水”等一類句子重要得多。

1953年9月，我寫了“不能走那條路”，以后又學着寫了几篇小說。這些小說內容大都是反映今天農村社会主义改造運動中的一些人物故事。有很多青年來信，問“不能走那條路”的寫作情况。我記得關於怎樣寫這篇小說，曾經寫過一篇短文。現在我還可以概括的談一下。“不能走那條路”雖是个短篇小說，但寫一遍，改几遍，大概用半个月時間，不过这个主題在我腦子里醞釀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最后自己真忍不住了，才把它寫成小說。

这个小說里的人物，虽然不是真人真事，不过都有一定的事物作模特兒，并且这些人都是我極熟的人，熟到我

閉着眼睛能分辨出他們的脚步声音。

我覺得自己能够寫點東西，主要是由於群眾鬥爭生活的教育和黨的培养。我的故鄉是在黃河南岸，洛陽的一個農村里，我在這個農村長大，在解放前，我的家鄉在“水、旱、蝗、湯（匪患）”的各種災情重壓下，廣大的農村變成了一條飢餓的走廊。農民的貧窮，在我幼小時的頭腦里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他們在一起滾了十多年，可是我不能理解他們。在解放後，經過學習黨的理論，參加了群眾運動和鬥爭，逐漸懂得用階級觀點來分析研究農民問題，才能比較深刻的理解他們。

記得開始學習理論，學的是“社會發展史”和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現在還不能忘記我第一次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的激動快慰的感情。就是從這些書里，我得到了許多啓發。在寫“不能走那條路”之前，我曾經翻過一些關於農村問題的黨的理論和政策，使我深刻地認識了農民的兩面性，同時也深信互助合作可以擺脫農民的貧困。因此，也想借助自己的筆幫助那些手扶犁耙趕着小牛耕種的人們迅速的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看到他們駕駛新式的耕作機械。

我寫小說就是從這些信念開始的。當然，創作僅僅憑這一點願望是不夠的。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必須說明，那就是作者在作品中所揭出的真理，必須是作者內心積極擁護和熱愛的。作者對生活能够樹立起正確的信念，並在工作中經常保持為這種信念所鼓舞的熱情，是和經常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分不開的。

我很惋惜那些只想找捷徑，而不老老实實走路的人。

他們還分不清驢子和騾子，不知道組織生產合作社的起碼知識，却要研究怎樣寫一部反映社會主義農業改造的長篇小說。我覺得這是很不可靠的。當然，我們文學作品不是讓你分辨驢子和騾子，不是寫社論；但是，生活知識貧乏和理論水平低到這樣，和創作文學作品還是有一定距離的。

作品要影響生活，指導生活。特別是在我們國家日新月異的今天，各種事物在突飛猛進中，作者能夠經常保持新鮮的頭腦，站在社會運動的最前列，就需要不斷的學習和參加鬥爭，平常也要注意讀報紙，作者不詳細讀報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去年有個同志對我說，在鄉下不但要寫文學作品，有時還可以寫些理論文章。譬如說：對農村目前各階級的分析，統購統銷政策在一個鄉中所起的變化等。我試着做了，我覺得這對我的創作也是有很大幫助的。

我最近在創作上感到最大的困難是生活太貧乏。特別熟悉多種多樣的人不夠，對先進人物的理解和表現還缺乏能力。當然，在創作上能夠有顯著的提高，還需要在思想水平的巨大躍進和其他各方面的提高配合才行，但在目前不斷的豐富自己生活還是必要的。

有些青年同志問我：“我初中畢業了，是否就可以開始創作？”我很難回答這些問題。我不願把創作說得過於艱難；但是把創作看得像往口袋裏掏東西一樣容易，也是有害的。我同意巴甫連柯的說法：“一切成功的後面，必需要15年到20年的生活經驗”。我覺得自己還不能夠寫出生活廣闊和水平較高的作品，原因也在这里。

在創作上是性急不得的。我記得，去年茅盾同志給我

們講“戰爭與和平”中的兩節，當時講到老公爵接到兒子戰死的消息後，突然產生了一種暴躁、憤怒的感情。老公爵一次跟一次的走進他將要生產的兒媳屋子裡，但一句話也沒有說的又走出來。當時我曾經想了好久。這種“暴躁”和“憤怒”的感情，對於這樣一個老人的心情刻劃是極其深刻的。可是，在我們理解這些事情却有困難。

一個作者既然要有概括生活、表現生活的本領，那麼首先就需要對生活要有深刻的理解。我們通常說要有敏銳的觀察能力，我覺得這種敏銳的觀察力並不是天生的。它同樣是由深厚的生活經驗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考方法所鍛煉成的。在生活中要成為“有心人”，不要變成思想上的懶漢。踏踏實實的做工作，經常關心別人、幫助別人，會增加對人物的理解。

有一次社裡發生了些問題，當時就召開了會。開會前我很擔心我們社長把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因此我很注意他。結果他把這件事情解決得出乎我意料的圓滿。這中間我發現了他有許多帶有樂觀主義的堅強的辦事能力和鮮明的党性。

另外在生活中，有時也要注意一些人物性格特征的細節，有時在一些平常事物上卻能發現些磨光發亮的東西，能夠代表一個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有一次，我在一個村中碰到一個老漢，要我給他念念信，當時拿了那個揉皺的信封時，我知道他是個軍屬，並且知道這封信他聽過不是一次了。可是我仍然給他讀了，接著就聽他描繪自己的兒子。

一個作者要在稿紙上，把一個血肉丰满的人描繪出來，

因此就需要觀察各種人，要有研究人物的興趣。我們的生活是豐富多采的，但不一定在生活中吸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原封不動搬出來，而要經過提煉。蚕吃進去的是桑葉，吐出來的是絲。生活如果不經過消化，只是照筆記本堆砌是很難寫好的。

我近一年多比較固定的住在一個村子里，我在那里擔任了具體工作。經過幾次購糧、擴社和其他工作，我已和那里幾個鄉幹部有了一種感到離別便有些痛苦的感情。我了解他們，他們也了解我。通常我們說去體驗生活，其實群眾對於一個生人，不上三天，就“體驗”了“你的生活”。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壞處，彼此了解會對工作有幫助。特別是群眾知道你是為他們老老實實服務的以後，他會把一顆心都扒給你。

對人要了解得清楚，就需要系統的了解。因為我們現在見到一個社長、一個飼養員，都是現在的印象，如果從歷史上了解一下，他們經過什麼鬥爭而成長起來，會加強對一個人的理解。另外在農村里，有些老古董事情，現在同樣牽連着目前的生活，譬如說：誰家和誰家爭過地界，誰和誰過去是老賭博朋友等，都需要我們了解。了解了這些，才能把村子里的一些事情的來龍去脈弄得清楚。

向生活學習，積累生活是我們終生努力的事情。另外，單單是積累些生活，不能分析複雜紛紜生活現象，把最本質的東西提取出來，仍然不能正確的表現生活。

譬如說，我們學透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就能從很多事情上發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

我寫“不能走那條路”時，為了能够使故事在一件具有

典型意义的事件上開展，我曾作了多次選擇，而最后决定通过買賣土地这个事情。我知道農民对土地的感情，我知道通过土地開展故事更能加强这篇小說里的教育意义。

这里所談的關於深入生活和學習理論方面較多，我覺得这两个問題在創作上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人問我關於創作技巧的問題，我还不能答覆，这些問題，我和大家同样是在開始學習，恕不多談了。

我怎样寫“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准

小說“不能走那条路”發表后，我接到不少來信。大家那样誠懇和熱情地幫助我，鼓勵我，使我內心万分感動。我想着我只是寫出那么一點點東西，却受到這樣的鼓勵，今后只有加緊學習寫作，認真勞動，為人民多寫一些有益的東西，以滿足大家對我的希望。

我寫小說還是頭一次，學習寫作也還不到一年。編輯部要我談一下怎樣寫這篇小說，我只能就“經過”談一下，因為我自己還是開始學習寫東西。這只能算是和我們通訊員同志研究一下：今后咱們怎樣寫，並要求對我的小說多提一些意見。

還是在1953年6月間，我們村里我有个叔伯哥（他是我們鄉里黨支部書記）買了2畝地。以后他對我說他爹還打算再買几畝，另外還想叫他在集上開個小成衣局，因為离區上近，生意好。當時我記得安子文部長在一個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的報告文件中，曾批判過這些東西，因此就勸他不要買。後來我開始考慮起這個問題來了，我想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的發生說明了什麼問題？因為總路綫在那時還沒有現在提得這樣明確，所以我也沒有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本質意義是什麼，覺着寫成文學作品

普遍教育意义不会大。后来我和一个税局同志扯起来，他说：“咱们土地交易税是经常超额完成任务！”我为这句话暗暗地吃了一惊，我想着农民起“分化”了。这时我又回到村里看看：去临汝贩卖芝麻的、捣卖牲口的和放账的现象都有；另外这时又有一家卖地，1亩地的地价由60元涨到80元。我觉得这真是个问题。恰巧这时发表了鄧子恢同志的“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与方针政策”，里面讲到要防止农民两极分化必须引导农民走共同上升、互助合作的道路，这几段话，使我感到买地这个问题确是个问题，可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自己还是不大明确，于是和一些同志研究起来。有的说：“自由买卖是政策，你这样写怕有影响。”有的说：“买卖地多了本来不是好现象，不过正面揭开不大妥当。”从研究中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我苦恼极了。最后我想：政策准自由买卖是不错，不过决不是提倡，也决不是坐视其分化。我们农村中党组织应该保证不使农民两极分化，而应该引导农民向共同上升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同时我也想到赵树理同志曾经说过，有些事情不是单凭政策，而是凭教育。主题确定后，人物的影子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我很兴奋，我准备从这个问题上写出工人阶级思想和农民的自发趋势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以上是我这篇小说的主题获得的经过。从这里我感到从事创作的同志们学习政策的重要性。我自己就正因为没有好好学习政策而费了不少周折。我感到学透了政策，就像有了一架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既可“远瞻千里”又可“明察秋毫”。周扬同志说：“在观察描写生活时，必须以党和国

家的政策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必须从政策观点来加以估量。”这几句话是对我们学习写作的同志的很好的提示。

在主题考虑成熟后，接着就考虑我所要写的人物。因为作品里要表现矛盾，要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要通过人物来表现的。我对农民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不过我知道应该正确的表现农民，我力图使自己创造的农民形象，能够表现农民阶级的本质。农民是劳动阶级，他们有勤劳、朴素的浑厚的阶级本质，并且在我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贡献出难以估计的力量。因此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能够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所写的正是要说明：“不能走那条路！”要走美好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与小农经济的自发趋势作斗争，而且，先进思想一定能战胜落后思想，农民是能够跟着党的路线走的。在作品里，要写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可是决不能把农民写成顽固不化，写得令人憎恶。

以上就是我写宋老定这些农民时所抱的基本态度。

在写东山这个人物时，原曾打算创造一个正面的典型人物。他是个共产党员，他具有大公无私的品质和远大的理想，他把村上的事情，例如庄稼的好坏、农民的生活等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同时我也想到：也不能把东山写得“神化”，使人感到“高不可及”，不能仿效。结果这个人物并没有写好，写得比较概念些，他的性格不够鲜明。那就因为我自己还没有鑽到这个人物的灵魂深处，对于这个

人物还缺乏較深刻的理解。

在寫宋老定这个人物時，我感到不那么困难了。原因是我曾住在農村住过相当長的時間，后来，在城市工作中，也一直与農村保持联系。因此比較熟悉这样的人物，寫的時候，这个人物如同站在自己面前一样。宋老定是个劳动人民，爱劳动，朴素，有階級同情心。可是他是从舊社会過來的，長期在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情況下進行耕作，虽然現在已参加了互助組，而这个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因此他“想叫兒子分家時多分几畝地”，“孩子們提起來知道他是个置業手”。虽然他并不是一上來就想剝削人，可是我們知道小農經濟的自發勢力必然逐漸發展到剝削別人的道路上去。在刻画这个人物時，我把握了這一點，着力的寫出他內心複雜的矛盾和斗争。

其他像寫張拴这个人物時，我本來一開頭就寫出他在販牲口碰壁之后的凄凉景象，也就是对他的批判。因为在農村中吃飛利、跑生意而不好好劳动这种人是有的，不过在后来对他的教育是不够的，这是我受了作品中的結構上單綫發展的限制，着重寫宋老定，因此这个人物沒有寫好。

在創造人物時，我用了一些細節，并且力求賦予他們和自己身分相称的独特性格。在过去我曾寫过一些小东西，把人物变成背政策的机器，他們說的那些話換成老年人也行，換成年輕人也行。總之，在作品里看不到“人”。过去寫作是先找事，后找人。是由故事產生人，不是由人產生故事。当然不能把他們寫成活生生的人了。我覺得我們寫作主要是研究人，观察人。如果說創作也是一門學問的話，

也可以說是“人學”。因為只有了解了各種人的思想感情，把他們摸透，然後再通過形象把他們表現出來，才能夠叫別人讀後感到真實。例如有些農民看了這篇小說後說：“這宋老定怎麼和我一樣！”這可能就是因为宋老定這個人物寫得較為真實生動的緣故。

其次，我想談一下結構問題。這篇小說原來分了11節，後來壓縮到8節，寫好後我還想把第一節刪去，可覺得還有必要，就保留了。我注意不使作品臃腫，使每一節中都有它的獨立內容，並且又是全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前我也曾“信手寫來”，寫到哪裡，說到哪裡，這樣反而“返工”很大。我感到在寫作之前，必須對情節有縝密的安排，哪一段放在前面，哪一段放在後面，哪些可以合成一段，哪些可以拆開分成兩段，經過安排後再寫，這樣人物就會在故事里自然地、合乎情理地行動着。

總之，結構是和高度的概括分不開的。結構要求嚴謹，但也不能吝嗇使用文字。我就正因為只注意嚴謹，所以在有些段落中沒有造成“氣氛”，有些情感沒有寫出來。我想以後寫東西，需要更加周密的布局，使我們的作品能夠從正面看“五色繽紛”，從背面看則是“井井有條”。

最後，我想談談語言。我這篇小說中用的是豫西“口頭語”。我很喜歡這種語言，它是那樣的精練、生動而又能準確地表達思想情感，我也經過選擇，並不敢把只有當地人才懂的方言搬上去。我覺得我用這種語言，也是我平常所說的語言，有時我就用咀先說說再寫，看看是否順咀，我也不用長的句子，不用長的附加語。當然，在語言上我用的工夫還不夠，這篇小說中有些語言還嫌“文”了一些，有

些語言还不够准确、生動、有力。

以上是我寫这篇东西的經過和一些体会。

在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到開封后，参加了河南省文联和“河南日報”編輯部的兩個座談会，又在編輯部看到一些來信。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激。会上大家熱烈地討論了这一篇作品，大家給我以熱情的鼓勵，并对作品中一些缺點提了正确的意見，給我很大的帮助。我記得在1953年全國文代会閉幕時，我讀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努力發展文学藝術的創作”，看到我們党和政府對我們文藝寫作者愛護之深和期望之切，我只有刻苦地、奮勇地努力學習創作，來報答党和政府對我的期望。